

百川學海

三十五

文房四友除授集



淳祐丙子安晚先生以少師領奉國節鉞留侍經帷
寓第湧金門外養魚莊日有湖山之適僕時備數校
讌府官閑無他職頗得奉公從容一日謂僕曰某嘗
爲文房四友除授制誥因官湖外而歸舊橐蠹蝕不
復存半僅能追憶一二語僕因請聞其略公曰客某
思之又數日公連以數則示教曰余因子之請遂得
追補成之僕讀而喜曰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旣
有除授而無謝可乎遂各爲牽課表啓一首以呈公
大加稱賞且曰某屢嘗以詞翰薦兄信不辱所舉矣
僅語之葺芷而他人未之見也踰年公再入相僕謹
闕不敢出半既得請補外無復爭名求進之嫌因取
而刊之碧齋庶異日知希逸所以辱知於公無他謬
巧又知公於友朋游聚不過以文字爲樂而位窮公
相年德俱宏健筆雄詞不少減退巧而不齷雅而能
華亦非晚輩所可企望其萬一也淳祐戊申臘月朝
奉郎直祕閣權發遣興化軍兼管內勸農事林希逸
序

文房四友除授集

安晚先生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制曰造書代結繩之政孰與圖回將軍授中山之豪
式隆任使載疇爵秩庸貴時髦中書令管城子食邑
若干户食實封若干户毛穎美妙而文神明之胄本
長生於月窟亦分配於日辰何特顯於秦漢之間蓋
自別於衛冉之裔記夙標於明眎得而稱焉昔見逐
於韓盧非其罪也俾歸掌握爰布腹心簡牘是資拔
一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聖人通篆籀於古
今公春秋之襄敗自蒙恬始資其用至韓愈復傳其
功博學強記無以尚之殫見洽聞有如此者雖嘗賜
渴沐之邑未能展摹畫之規賞不酬勞位宜稱德爰
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之封期益廣惠施之五車母
但樂渭川之千晦分土壤黑勒勲汗青於戲萬里封
侯豈效昔賢之投筆三朝受籍適觀寰宇之同文往
盡乃心母替朕命可進封管城侯依前中書令加食
邑若干户食實封若干户

竹溪林史君

名希逸字肅翁

代毛穎謝表

短才易乏年已逼於二毛新渥載沾封有同於五管
何功簡牘有玷絲綸伏念臣東郭裔微宣城居僻羣
游巖穴本無嫌於衣褐之徒一落市朝偶見憐於副
墨之子志雖酬於脫穎嘲莫解於沫冠何嘗嘆口首

之蹉跎乃誤被黑頭之任使初入連山之筮以同書
占及侍衡石之程與執燭伍誰稱髦士見謂筆公曲
直巧拙其人是隨每私慙於凶友貨錢注記唯上所
使誠見縛於微官或責效於短長或視時而冷暖霜
毛半減日力易疲莫酬題柱之言安有如椽之夢楮
知白嘗反面以臣點汙而見疑石虛中憇龕才欲臣
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弃捐豈非以內札施行
無漏言於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以一勾忠粗竭於
毫芒恩久居於掌搃俾乃墨守聊代筆耕上林借
枝已愧卓錐之貧士渭川封千畝重懷孤竹之清風
辱此獎提若爲輸寫茲蓋恭遇

陛下游戲翰墨收拾英髦察其不二之心憐其欲禿
之髮謂非罪見絕豈容無一字之褒使有功不俟是
自負丹書之約遂使管窺之士復叨茅胙之榮臣敢
不盡力簡編酬恩湯沐對揚麻卷幸襲元銳之封期
效棗心時進公權之諫

安晚先生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勅朕恢張文治搜攬奇材石崖可磨可鐫挺生國器
王言如綸如綺允藉詞源載嘉鳳喙之姿膚陞鼈寡
之選石鄉侯石虛中溫潤而綈密重厚而剛方風範
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擲地作
金聲露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剝澤乎其容對冰壺以
雙清陋肉食之無墨圓成規方成矩凜若通才磨不

磷涅不繙屹然雅操披拂則管邑中令切磋則上林
客卿秦徒引重於陶泓唐始見推於薛稷母抱端溪
之璞盍呈孔席之珍聘以寶奩登之書府磨厲以湏
王出提挈而當案前期鍊色以補天豈研朱而滴露
日高文五影動磚花夜草制三風生玉著若寰儀之
清以介與楊億之勁而剛是以似之予其潔也於戲
徒得君重文章騰萬丈之光其代予言號令有三代
之烈勉加洒濯式副簡求可依前右鄉侯除翰林學
士

竹溪林史君

代石虛中謝表

微而德慙栗玉之非命以濡毫班冠花博之列
榮光驟發駿汗交流伏念臣様不入時器非適用未
親宗丘尚欠切磋之功見謂龕材徒慕端方之操幸
不折於屢挫幾見買以一官徒吟溪友之詩寧索山
人之價少年好古博雅不遺斷缺之文人情厭舊喜
新誰顧塵埃之物惟昔共文房之好於今皆儒席之
珍毛穎以尖新相誇陳玄以剛介自許無滴水相及
之惠有毀瓦求食之譏誰能轉手致之清波固有反
面至於下石尋譜牒之遠近目以新人据几案而鄙
夷指爲賤士歛賜班而絕席來歛措陶抗議以論錢
劉獻技者貽笑於馬肝盜名者致身於龍尾讞有龍
人爭求售世耽聘珍或以火色銷周或以金聲忌綽
書難自鬻進無石生之媒洗以索瘢譽乏山公之啓

雖磨不磷所友必端寧守黯之不欺贊肯附條而求進繅誰爲酒濯已分泥塗詐圖不直一杯水之才而乃獲實七寶床之右恩深縷藉時蒙宮錦之盼意重提撕更被寶奩之賜章身旣紫對眼常青濡染固勤愧淵源之易涸氣質難化知圭角之未除徒堅石不轉之心莫效璧俱碎之報茲蓋恭遇

陛下得肆筆成書之妙有斷碉爲璞之心謂古人之制作尚傳以重厚爲貴若近世之雕鐫雖至而輕薄者多凡辭草之體製不工亦材質之醇疵相半苦厭儕鑄巧斯收巖穴之沉淪寧才汝瑕俾爲吾用臣敢不自礪爾質務潔其身從我而無所取材小器偶叨於承乏掌削而不善爲斷拙工未免於包羞

安晚先生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昔李斯學於荀況爲秦客卿尊寵委任之乃焚書坑儒自畔於孔氏罪不勝誅爾與毛穎陶泓之儔娛侍始皇乃能黜黓蓋覆知黑守白迄全博士書不至煙滅魯共王得科斗文字寫之竹簡亦與有力焉遂使百王文物如五采章施後世炳然目擊其有功於名教甚矣與李斯異矣然則傳千古文章之印有三代號令之風磨以歲月貴飾聖世其效可殫紀耶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亦松階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脫兔之毫往欽乃司母之吾事可除子墨客卿

竹溪林史君

代陳玄謝啓

焚膏油而自苦父懷如擣之憂升卿掌以驟華還沐
兼收之寵俯慙小物仰累洪爐伏念某黑水派遙
川源淺自分爲池中之物伊誰賞爨下之音堅白辨
雄見比漆園之傲雌黃口衆競嗤墨子之非擊幼安
之缶而歌烏烏解子雲之嘲而守默黓面目黎黑志
氣消磨未能希搨藥之仙已甘儻飲墨之士輕重未
可問寧覩死灰之復然尺寸垂將來敢作凌煙之遠
計竈非肯媚突不得黔徒詫屈原之獨清寧信老子
之守黑人皆自售爭先懷金而紂朱已獨見遺反謂
草玄之尚白旣論情無膠漆之固疇見知於杵曰之
間肉食之色旣無塵衣之緇莫滌玄圭誰錫故易空
存家聲莫續於五松陋品驟躋於九棘左右斷無即
墨之譽姓名曷至中書之堂自揆資輕有慚明試茲
蓋恭遇其官筆旣提而再入瑟無膠以不調博極羣
書允謂墨莊之富善無棄物均爲夾袋之儲惟其肯
摸索於暗中所以入收拾之數內某敢不執愈堅於
金石瑩母變於丹青磨涅豈無恪守磷緇之訓方圓
俱可肯貽卿阜之譏

安晚先生

褚知白詔

詔曰朕讀司馬遷史記知褚先生名舊矣想其議論
風采恨不同時卿養素林下潔己不汙操行砥平襟
量寬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凡古今治忽人物賢不

肖納納容受豈若輕縑有窘邊幅且學貴九流事窮
千載六經百氏靡不該洽可謂博學多識之士矣朕
稽古之暇富於著述方與毛穎陶泓陳玄三人者朝
夕從事獨卿懷長才以傭書自給浮湛市肆間人情
番薄堅忍不顧雖宋人之刻蔡倫之造玉雪楚楚曾
不與易豈老於世故猶有結繩之風歟其亟就公車
與衆賢雜選而進以抒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
鬱列膝故茲詔呂想宜知悉

竹溪林史君

代楮知白謝表

雲閣幾重自喜卷舒之適風馳一札俾陪雜選之賢
菲薄何堪震顰自愧伏念臣源流好時飄泊劍溪江
以濯陽以暴之歸潔而已鄰之厚君之薄也奚擇於
斯家有鳳樓之譏世以蟬翼爲重雖曹交亦長九尺
而衛尉不直一錢謂其文婉白以取青謂其視看朱
而成碧一紙豈賢於從事百番僅淹於參軍徒令沉
浸以滿家且疑破碎而害道補綴以進安得趙普之
薦賢邊幅是修堪笑乎陽之待士自高曾累葉而下
有善和千卷之藏刻楮自勞學書徒費誰肯爲之道
地乃俾貴于洛陽豈陳玄毛穎之流力期推挽念左
伯蔡倫之後久歎寂寥誤與剡聞致叨簡援茲蓋恭
遇

陛下以重規疊矩之聖思席珍待價之才謂尺有短
寸有長要使及時而展布母惡者貴美者賤反令避

地豈乞懷特命兼收豈必自售臣敢不裁其偏側束以規繩十日一箱當密藏於諫紙千裨萬祐願無弃於書囊

右一制一詔二誥今

傳相越公安晚先生老筆三表一啓

公客竹溪林侯肅翁所作

本朝元老大臣多好文憐才王魏公門無它賓惟楊大年至則倒屣晏公尤厚小宋歐陽九居常相追逐倡和於文墨議論之暇不持身居廊廟手持衡尺然後物色而用蓋其劑量位置固已定於平日矣竹溪所以受公之知公之所以知竹溪有以也夫竹溪出

牧于蒲以副墨示其友人劉克莊亦

下客也雖老尚未廢卷因拾

遺各擬一篇

公見之必發呈武藝舞柘枝

之笑淳祐戊申季秋望日克莊書

後村劉中書名京
字備夫

一名京
字備夫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提筆居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
辱褒崇於勲舊仍加書社庸勸士林具官其出明視
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後至羲頡製字以
來居然貫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踰
八周人之臯遂陪衆俊朕方興文治妙簡譽髦草
以史遷之官縣歷乎汾陽之考華顛欲禿豈辭捨一
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取營晉臣之三窟雖動名異
子定遠之燕額然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
筆之娛開寰宇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丹青
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秉功行賞何萬戶足道成
益湯沐之蕕奮渢絲綸之辛溼於戲古者重分茅之
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微管之言深嘉仲父母廢昧命
以昌斯文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初乏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采食之封
亦寵懷慚擣辭敘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
西伯詢芻蕘首往遊於周園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
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徒獲預汗青之列居常摹畫軍
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顛毛之
秀久含掌握豈勝指目之多或誣其就縛於蒙恬或
議其見絕於孔子或笑武安之頭銃或嘲蒲璧之心
民衆方吹求上獨拂拭屢削牘而祈聞退每賜札而

示眷留得於漸濡庶幾直諒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恩澤俟哉茲蓋伏遇

陛下奎璧之光燭天雲漢之章飾物嘉臣冰霜勵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巖穴奮身非有五樓之援疏分茅之異渥酬執簡之微勞臣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汝親逢明主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辭富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招延鴻碩興起藝文博約鑽之彌堅既咸推於宗匠號今燦焉可述其遂長於禁林爰錫贊書以旌儒彥具官其內涵珍璞外凜半稜不膚撓於他人亦眼高於餘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築巖加師友之切磋可以攻玉性非燥濕所遷變語不雕鐫而混成一泓之水未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陁瓦注之拙野易以精工矯崑體之輕浮返之古雅不敢儕諸陶冶之列居常置之凡核之旁屬當北門徽直之虛孰堪東里潤色之選求人惟舊朕殊惜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石遂予環於荒遠俾濡墨於禁巖噫王言如絲賴發明於德意我心匪石益磨礪於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敕

代石虛中謝表

割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玉之掌出於親擢持鈍頑之陋質汙清切之邇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譖尤晚後望脩門之日遠覽幽谷之地寒抱璞積藏非敢索

山人之價剖珍包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被以宮錦潔身雖潔仄目實繁議臣山之未醇評臣黯之太褊洗吹不已竟難求索於疵痏磨涅縱多茲莫磷縕於堅白豈必染馬肝之指居然先鳳味而鳴獎發藻之微勞躋摛文之真拜與陳玄毛穎同召見非供鎮紙之需逢李斯趙高不喜儒獨結衡書之眷仍分茅之舊爵出視草之新綸茲蓋伏遇

陛下操砥礪之權剗雕鐫之弊勒碑浯水寧無老學之磨應制金鑾或用宮嬪之捧致此支機之具逼於華蓋之踵臣敢不洒濯俗塵切磋舊學藉墨卿以風顧雖慙臺閣之文以石生爲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秦重卿爵以客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雖嘗見闢於孟軻而或者謂其興孔子蓋相爲用來從吾游質凝重而氣芳潔所長不在乎點竄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卿列侍以客禮夫膏沃者光輝清久旨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予不憚於研磨爾益思於策勵

代陳玄謝啓

召同四友愧濡染之非才仕至九卿忽婆娑而就列皆猶甄之賜也非媚寵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傳絳人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雪窮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不改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

游陳雷之膠不解弃翰之池盡黑餽口之突不黔偶
陪泓穎之名流殊乏卿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
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於寸許中遭點黜稍見擯
疎嗤畫駁之俳諧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點如漆壯
士無於公評內史之亦復然公真有於大造與惟先
生僅受松封曾是鄭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辟
然見面默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廟量人
品尤嚴早白之分既湔黓黓之誣亦玷清華之選某
敢不研精游藝摩頂詣知杜陵金掌之詩可謂榮矣
豫子漆身之事竊有感焉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詣仲舒至矣然於詣曰賈生於仲舒曰董
生友之而已獨於褚先生者師稱之其爲世所崇尚
如此朕旣召穎泓玄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
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
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胥至于朝以燭
三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
遺逸舉茂異不過今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
吾詔書早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幡
然而起貲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札惡之譏帝有恩言昭示褒褒之意
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孤根偶逢良匠施
風斤之巧斲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

卷後游文館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稍高
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諺嘲珣在廷議敝輕重才則
曰牧麤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節昭回之際信難負
於馬圖若愚臣窘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驥券曾謂十
行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後塵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
張華至萬番之富大事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
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愧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
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材靡縱於斧斤思妙化工
陋癡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天藤深斲譎陋
之姿奚補文明之治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新
智無窮豈必謂蔡侯所造舊聞可輯或能補遷史之
亡

擬彈駁四友除授集

擬彈中書令管城侯毛穎疏

臣聞聖主剪枝之仁雖毫毛之長而不棄人臣去就之義當鋒芒之鈍則宜休惟其有稅冕之行故可無免冠之辱今有人焉不羞白首猶作黑頭且以窺管之才冒膺剖符之爵儻縱其爲蹲池之鳳則何異於噤口之鳥謹按中書令管城侯毛穎潔以自汗堯而強銳嘗為恃其才藝遂見逐於韓盧僅脩飾乎文辭卒取譏於弘肇巧隨人意罔盡乃心侍席龍墀甘作斜封之敕蠹簪螭陛佯爲直筆之書進則逢君以祈憐退欲欺人而免議魏武畏尖頭之諫何愧如之秦皇不中書之譏殆類是矣宜重班超之嘆且致君苗之焚況當末路之多艱烏有秋毫之足取以其霜毛之頓減堪供甕中之藏以其日力之易疲合作塚上之夢若使出入於黃閣何異漸漬於汙池正恐加以一勾者未必快天下之公非寢之隻字者未必適天下之公是矧惟平居蹟貨不免懷金而問之慙儻令急難量功曷當署衣以授之任人望無異於程异心正有忝於公權伏願出自 聖衷特發 聰斷念中書不可爲逸老之地而清朝豈有恩澤之侯策免穎所居之官收回穎所累之爵姑俾善後別簡英髦或念其父宣掌握之勞盍使之仍領湯沐之邑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擬駁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奏

準 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今月日奉

聖旨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令日書讀者

右目聞獨坐玉堂必須時彥代敷綸命難委麗材乃令他山之藏得列禁林之直素非鴻碩寧免封還謹

按石鄉侯石虛中璞魯不文頑頓無恥觀其外若渾渾爾叩其中則砰砰然介以持身雖云磨之而不磷巧於逐物未免涅之而即繙養望洒濱非若磬之和聲韜光巖穴非若玉之潤木或逞其猾而陳玄至於見拒或負其狠而毛穎且爲所摧或競絲羅之文或誇眉目之秀無非虛貌之鎮壓安能遂志以磨礲李靖欲與結鄰祇自惑也洪芻不爲作傳豈無見乎今

將擢自南山登之西掖正恐成章必露其圭角雅志惟尚於雕鐫但知竊勺水以自多烏得如湧泉之不竭何以潤皇猷之色何以昭雲漢之光欲望

聖慈亟收成命欲華我國必重斯文母受無人之歎且致下和之泣所有錄黃目未敢書讀謹具

奏聞伏候

勅旨

擬駁陳玄除子墨客卿奏

準 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今月日奉

聖旨陳玄除子墨客卿令日書讀者

右目聞九卿法河海必須清潔之流片楮黯雲煙要皆點染之輩苟令躡進有累文明庸不避於怨仇輒

少加以辨白謹按陳玄不能潔已動輒汙人石虛中見謂剛方首遭蒙昧楮知白繼被點黥終難掃除不惟媚寵以致身抑且膠柱於臨事焚膏油以自勵非如韓愈之窮年磨頂踵而不辭實遵墨翟之邪說或黃冠而侍御案或繙衣而倚釋門或點宮粧之娥眉或供日輸之螺黛跡其謫行罔匪異端刮垢磨光雖幸見收於此日知白守黑必難自全於他時今令越彼松階躋之棘列正恐素絲不能以自守白璧不免於有汙志氣消磨精神慘淡難免成蠅之誤徒重用阜之譏欲望

聖慈亟收成命毋使清要之選溷於纖默之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須致

奏聞伏候

勅旨

擬駁召楮知白奏

準 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今月日奉

聖旨召楮知白詣

闕下令臣書讀者

右臣聞貴丘園之帛者所以獎恬退之風躬林泉之節者必當盡舒卷之義今或居則欺人以養素出則徇物而染汙且竊清名以要好爵不加封駁難免曠癡謹按楮知白資本輕揚迹似廉潔養以芙蓉之粉嬌駿奚堪儕於純素之儔氣習未改棲會稽如南山之逕提居洛陽索少室之價高常蹭好峙之侯封亦

廢楮國之公爵呈琅玕而叫闇闔豈如居易之忠嘉
悲古藤而平剝溪卒取明宗之廢奔惟務巧進斯難
固窮甚著傳密旨於曹宮鄙之赫曉而不愧供方
物於夷島譏其側理而罔羞茲夤緣汎穎之流輒皇
惑聖明之聽若謂功用足以垂竹帛未諳文法之
所裁若謂摹畫足以佐邦家祇恐邊幅之已窘少加
繩束必難鋪張儻使陪龍陛之朝寧不嗤蟬翼之重
欲望

亟收綸命聽其卷懷罔俾奇袤之得行庶幾謗薄
之知懼所有錄黃目未敢書讀須致

奏聞伏候

勅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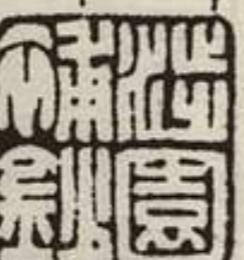
淳祐庚戌客京師一日於市肆目文房四友除授集
制誥各一誥二乃青山鄭公代王命也表三啓一乃
竹溪林公代四友謝也倣其體而易其辭者各一乃
後村劉公鳩集隱微以彰其博也昔薛稷加四友以
九錫至玄香太守猶吐異氣結樓臺以旌其善況今
文章宗工遊戲炳蔚四友有知寧不澡澤焜耀乎然
旁搜博採事證不遺繼之者幾不能贊一辭予中表
李幾復且作一奏三狀代辭免吁至是又窮矣小子
狂簡輒爲彈文一駁奏三以附編末非曰仇四友而
招其過也進退之正或者尚有取焉則猶得與脩竹
彈甘蔗伍言辭蹇拙引援闇疎極知僭踰惟斯文之
先覺鍼砭之紫陽後學胡謙厚謹序



戲言出於思也文可戲乎譬之博奕猶賢乎已漢唐文儒之戲曰客難曰解嘲曰賓戲子虛烏有之間荅翰林墨卿之應酬至韓昌黎作毛穎傳牽聯陳玄陶泓褚先生三人得書大槩述穎出處獨詳始嘉其強敏受任終惜其老禿被棄凡諸儒所爲文戲抑揚開闔同此一機非苦謹乎近年青山鄭公發昌黎未盡之緼託王命出高爵令文房四友例有除授訓辭甚美代謝表啓則有林竹谿增廣八篇則有劉後村人爭傳誦不容更措詞矣新安胡氏子謙厚迺謂褒貶對立褒不可以無貶遂倣彈駁體作四疏豈故立異耶三年前已攜示余今持以求跋余詰之曰子以除命等作純乎褒故設辭以貶之安知好事者不咎子純乎貶汎剥而不已必復之義又生一說見敵乎昌黎大儒無敢議者祇因傳穎柳子厚笑其怪於文而題其後戲終非作文正法也且夫四友之在天下匪但文章家所須若貴若賤皆不可以一日缺雖不免爲人役亦有時而不能徇人人有遇否交實隨之其遇也補造化演絲綸以名世否則交韋布資鉉繫以待時其尊以官稱親之爲友者豈不謂能靈於人子尚從場屋游四友方納交相與培子遠大之業願無鄙夷使得以指班超君苗藉口將有驗於余言遂爲題後寶祐景辰六月朔可齋老叟陳壇書

以文爲戲曰子虛曰亡是曰毛穎曰革華曰黃甘陸
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學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褚
知白石虛中竹媛之類作爲制誥矣鑄牛衣子也歌
幽頌牧之餘竊有取農田之所殖農器之所修其爲
畫前之大務輒輯農書爲詔爲制誥爲表凡二十五
篇名之曰耕祿藁不謂文也姑亦擊土鼓樂田畯爾
括蒼胡鑄序

此頁缺按華氏翻宋本補



耕祿藁

卷之四

括

蒼 胡

鏡

國器

卷之四

擬力田詔

詔曰民以食爲天食不可闕則農不可惰堯敬授禹
粒乂盤庚曰力穡乃有秋此古者歐民之農使著本
而食其力我國家躬籍以供祀典制地以行仁政
詔寬減賦租勉率亦云至矣比年以來嘆愁轉徙壯
者不緣南畝而無常心豈斧斤奪其時歟繇役分其
力歟厚斂以困之歟朕知無逆艱難亦惟責躬懼德
弗類方春時和土膏脉起民事不可緩爾郡國循行
阡陌宜究民情以劭農爲急若有所蟲賊痒而稼者鋤
之爾父老率子弟孝悌陳敷畝覃播載于胥斯田既
順旣宣則自今以始歲其有民無阻飢迺朕之意

擬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特授
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
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

戊軍馬加食邑實封制

建列疊以分封載嚴維輸奄全淮而作牧兼重留也
疇茲銀信之庸幡爾琳庭之處控師干而衛社降使
指以旌奮之熟輿言誕敷大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
醴泉觀田萬頃畠而肯播公以忘私退睦鄉閭有同
井相交之義進陪卿伯爲立極經野之謀其至忱則
忠乎君其實意則近乎古頃以仁政之潤澤推爲太
平之紀綱貢助徹皆便于民不奪不僉不僨租庸調悉寬

其法欲逆欲安持界限以素嚴立經制而益謹無甚
富甚貧之弊見謂均平縱近臣近親之家莫敢踰越
方坐致鴻原之化乃祈歸堯壤之耕亟示勉留爰加
優渥品特升於華戟廩爰賦於貞宮少酬在畎之懷
終冀惠疇之用矧維揚之重鎮實今日之要區未兩
綢繆合謹本根之備及時間暇當爲兵食之圖顧惟
禮耕義種之賢足副內修外攘之志統緩疆場申畫
郊圻省騎墾湟宜舉充國破羌之策分兵闢渭必循
孔明定蜀之規以耒耜執戈殳以襪襪行介胄象耘
沃野戰守有經蟻聚列營壘作聽命期復恢於境宇
宜渙錫於山川是用陟防渚之齋旄開廣陵之槩鉞
兵事節度悉歸封覆之中地利便宜盡入輿圖之內

仍申采錫庸顯恩崇於戲師整戎修徹土翼歌於周
雅馬騰士飽平淮宜上於唐勲往服朕言式永終譽
可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
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

加食邑實封

代田萬頃到任謝表

琳館養恬冀息丘園之駕凋戈疏寵誤分淮甸之弓
籲天控避以弗前躅地勉承而有覲伏念臣量慚淺
薄品特下中少事耦耕粗得帶經之樂壯沾圭祿頗
懷憂國之忠越内外以若疇辨總結而定賦千夫萬
夫之長愧匪其材九推五推之間備彈其力迺上從
盤之請欲陶擊壤之情忽授鉞以總師俾建麾而顓

閩矧長淮之境土爲吾國之藩籬民賴懷生軍資計
實秉戈執耒宜爲足兵足食之思牧馬飯牛盍講且
戰且耕之政鞠旅而蓄其屯出車而乘其革氏牛或
遣則無載飢之憂徒御或嚴則有峙糧之望預爲兩
徹之計可收日辟之功六月出征敢廢歌謳於七月
夏官董正尤當任甸於地官顧無圻畫之良規曷副
蕃宣之隆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恢復疆宇整齊乾
坤一成立中興之基大披圖籍九井張太平之紀丕
混車書內將拓梁山奕奕之區外欲歸齊國章章之
土知臣粗能積穀故使備邊察臣稍熟分耕故資治
塞庚癸政需於飽餉戊己宜增於鉅屯臣敢不寶鑿
實墉迺疆迺理三事就緒勉脩瀆浦之戎萬年揚休

願報土田之德

擬常熟縣開國侯穀實進封常熟縣開國公
加食邑實封制

慶有年而介福久疏分井之封播孜績以陞明爰進
植圭之秩迺曇奏艱之惠載推報本之恩允穆師言
誕揚渙號常熟縣開國侯穀實學深種植仁熟滋培
一日無食則飢同民之命三代處農而教爲道之原
其和足召陰陽之和其責能賤金玉之貴幽歌始播
婦饑畝以勤勞魯頌子尊牧在堦而蕃碩行師則藉
之輓粟徹疆則資之峙糧持常平使者之權視時登
損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賄頒疇庸旣課於屢書班
祿宜先於增賦乃刻名於繅璧乃彰用於掌彝爰即

侯疆就陞公爵于以重宅生之寄于以顯育教之庸
於戲歲月日時無易而用明朕已建九疇之範水火
木金惟修而永賴爾其敘萬丗之功益厲後圖嗣有
華寵可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

代毅實謝表

八政之疇曰食粗喜屢豐九井之田爲公誤叨進秩
增奮錫寵擊壤知恩伏念臣函植無竒簸揚有覲勿
正勿忘勿助幸免揠苗實寢寶發實堅僅能維秬顧
何修而何飾蒙載祚以載芟天子元日而祈于郊至
勤聖駕蒙宰杪歲而制其用亦費廟謨偶六穗之告
登而三農之胥慶遽超榮於昇祿仍加衍於戶租不稼
而囷祇負素粢之愧奏艱而粒實歸教藝之仁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心應形聲化調風雨正德惟和惟敍舜
厚其生休證用乂用成禹敷其福翼畝遂生於同穎
靡田不挺於稠華雖已誇狼戾之秋或慮有鵠形之
歲獎職方而任貢升廩氏以司儲猥令燕黍之微亦
被周禾之命臣敢不茂加播殖益務滋生八月穫十
月場力諒服田之事九年耕三年食並殫憂國之忠
擬隴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邑

實封制

登實祈春已課兩歧之最薦名告夏爰疏易地之封
於皇孔碩之英貽我奏膚之美穀差吉旦穡播猷言
隴西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坤黃內涵賁白載行于野
懷大夫君子之忠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其

來食迄用康年滹沱對竈之時竟能濟業崆峒跨鞍
之頃遂底休師庸進績於農書復侑忱於寢廟來咨
來茹有在公助祭之恭實好實堅相尊祖配天之道
爰易龍西之舊壤聿陞關內之新畬於戲雨露肥碗
之不齊爾既勉修於人事山川土田之大警朕其加
錫於侯功往服休恩勑圖後效可進封關內侯加食
邑寶封

代來牟謝表

代食維好績愧乏於善收往即乃封恩誤叨於登進
自天錫命易地祇榮伏念臣桑下枯荄丘中槁莖鬚
鬚蓄髮老風雪之彫殘激漱素心抱冰霜之潔白生
樂國而無鼠苗之感歷元都而有兔葵之思因問俗
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策令勿後時至
形式武帝之憂詔其益種欲使畝畝畛麤之所皆有春
登夏實之資地方慮於不齊意敢希於所報詎期削
木之質遽躋沃壤之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游祥
雲政如時雨五穀共衍藪永平膏沐之懽多黍同登
播元和天錫之頌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却新鄭之
師以薦廟而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倫使者肆令輝
植亦被播耰目敢不小大懷忠艱難陳業誦原野南
都之盛已幸富饒歌宮室故國之虛尚祈警戒

擬米牋除祭酒誥

唐得祭酒生徒皆喜謂不寂寞矣蓋橋門冠帶之地
必資醉經鉅賢而爲之長以爾學殖素醇詞英早粲

粵自脫穎而來詩曰或眷或渝或簸或蹂其所踐揚亦旣熟矣頃登米廩教思薰陶士君子已有成周既醉之行今擢表成均維其令儀以式我賓饌使酌道味德者皆沈浸乎醠郁則將用汝作醴往惟欽哉

代米林謝表

任閭師之耕農功舉實進司成之長賓饌增華櫻量逾涯懷榮躋地伏念臣素無學道徒有仁根后稷教藝以來芳聯南畝陶潛賦歸而後穎露西疇在前深愧於粧糠若作尚資於麴蘖忽從米廩叨佩水蒼清爲聖人中俾樂道涯之泳醉有君子行使沾德海之流自非沐漢化之鴻醇何以式周朋之燕湑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氣薰嘉協瑞格和平當豐年高廪之秋

卑蒸爲醴闡七月八堂之教獻饗稱觥將淳陶民俗於溫溫迺首勸儒風於渾渾肆令淺薄亦被涵濡臣敢不洊戒非彝禮嚴有旨招諸生而浸醠郁盍明立館之規造三代而樂優游共適舞雩之趣

擬馬菽除駕部詔

乘輿法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參屬車蓋所以嚴尊扈也爾理明芻悅才有駿聲乘馬在廄摧之秣之于牧之職咸休厥功朕甚嘉之今將駕鑾車泣明堂擢爾司駕僕目正厥后克正思無邪思馬斯臧爾其搜舉天閑之政使徒御不驚旣碩孔安則爲稱厥職其往欽哉毋失朕命

代馬菽謝表

典既濫貞無裨仰秣司輿蹠寵有覲分曹聞命凌兢
銜恩激烈伏念臣用非穀粟材僅糓稼駒谷逍遙慣
飽南山之味駟原濡沃備嘗蟲園之勞荷不棄於牧
芻俾進供於飼餚約軛鳴八鑾之節宜預均調法駕
備六馬之參蓋先審御騰槽有幸尊扈何居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臨下以寬馭臣以爵自強不息時乘六
位之飛示朴爲先日却千里之獻屬舉我享我將之
禮載嚴旣閑旣庶之司肆使駿疲獲依騎乘臣敢不
益鞭而後載範其馳地熟九方幸已塵於太僕天低
五路願長擁於屬車

擬良耜除司農卿誥

自大易取益之利以教天下時則有若此選已居開
耕農
物成務之先矣爾禊柞風雨之姿樟楠雪霜之氣斲
而成之惠我南畝其利已博朕所嘉賴擢儀九扈蓋
以后稷之化醜原漢文之躬籍田皆爾之力尗其爲
朕率趨末之民而知本起惰安之習而力勤俾五穀
皆熟有年屢書是爲母曠厥職其往欽哉

代良耜謝表

土脉起膏腴嚴斷木之數天田攜角誤躋司稷之班
聞命凌兢戴恩偃匱伏念臣泥塗未脫畎畝不忘陳
工業以歌豳粗知大本利天下以取益祗效小忠我
田既臧其笠伊糴乃或耘而或耔始載柞以載芟正
以九農播厥百穀侯伯侯亞侯彊侯旅有厭其庶如
茨如梁如坻如京終善且有猥慚芻賤濫辱稼艸茲

蓋恭遇皇帝陛下授曆折因分田爻助即功以知稼
穡靡或遑寧親耕以給粢盛昭然示勸爰重中和書
之進載祈秋冬報之豐肆使畬耰亦躋扈棘且敢不
戒其趨末毋或違時擊壤而歌敢云帝力之何有敘
疇以乂當思農政之用成

擬水部車龍除水陸轉運使誥

作周川衡已成歲績爲唐發運爰重使名自非負洞
達之奇何以稱轉輸之選以爾風猷淵湛器識陂涵
輪囷而容之蟠素無滯礙肇角而骨之蜿獨任捲舒
見謂圓機九流通之材故有一動萬波隨之譽已古
史汎更賴沃焦旱魃滌滌蘊隆蟲蟲孰慰兢兢之念
小子躋躋老夫灌灌共歌板板之詩迺不憚於勤勞
糧期進漢中之策勉加濡沃嗣有激昂

代車龍到任謝表

職濫水衡何補禹疇之用光濡隰轡誤叨漢漕之榮
沫浴恩波沱滂感涕伏念臣材卑碌碌量淺沾沾刊
木而龍其驅粗竭放蕡之力防稻而瀦其畜僅彈掌
滄之勞政慚俛仰以隨人所冀卷藏而束閣川適逢
於滌滌泉曷導於源源迺沾詔墨之鴉翻俾濯篆文
之龜拆流濕就燥汎北海以灌淮自下升高激西江
而林涸爰煦斗升之活以將輦駕之輸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德厚海涵道明川理見善莫禦其浸化妙流

通從諫如轉諸園迹無凝滯肆令猥瑣亦玷選倫目
敢不胼足施功鞠躬盡瘁鑿渠引渭當溥霑涇下之
田輓粟飛芻願長富關中之廩

擬趙縛除金部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爲農亦然爾仁爲之刃義
淬其鋒早入爐錘取鍛取礪迄用有成原田每每拮
据捋荼農亦良苦非藉爾何以芟夷哉此詩人所以
有良耜臣工之褒朕嘉汝績擢司禹金今而後聚百
鍊之精以鑄農器俾啓辟攘剔之有其具以成我黍
稷往若予工毋廢厥職

代趙縛謝表

掌周野之器請事老農修禹府之金謨登廟部自天
聞命無地措躬伏念日生本親鋤質爲至鈍畬田春
暮共殫庠艾之勞南畝秋函爰竭薅荼之力方慚治
躍忽拜秩增六齊輶人之工迺令典領三品揚州之
貢亦俾甄收豈伊鑛頑足堪器使效蓋恭遇皇帝陞
下政堅所執義成者方治天下猶在鑪範于堯鑄求
良弼用作礪起自傳巖盡化買力悉歸銷戟臣敢不
切磋磨琢芟夷蘊崇斷矣同心輔大易秉耜之教作
而從革成洪範稼穡之功

擬犁春知犍爲郡兼勸農使誥

古有農官我朝分牧若繫農使示厚本也爾剛木近
仁遜肥空谷神光牛背訛寢莫羈左迴右抽往來脩
直高原卑隰堅榮方苞亦既著勞効矣犍爲名郡也

畀爾一麾爾其求距心之芻化渤海之犧俾千里無曠土亦克用勸則予汝嘉

代犁春到任謝表

雨足周原方協夢魚之兆地分蜀壤將還佩犧之風延見老農具宣聖澤伏念日梓人傳之矩矯鐵爐步之範模技雖扼於塗泥性獨耽於畝畎駢其勿用惇爾來思給荊州之民無裨強本供柳中之士何補增屯誤簡三推之知猥被一麾之寵載循漢陌共理嘉陵率彼戍兵市纈繒而田沃助其鄰里勞酒食以疇良勉收破塊之功實藉起膏之賜力殫觳觫報祝汙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輝蓄牿亨明離牝吉引重致遠教未輒以變通綴紺服總接車轔而沛艾迺擇入

而作牧俾領使以勸耕目敢不芻豆銜恩蒲鞭示化

種四萬頭之益願廣租分耦五百兩之連尤思糧衛

擬侯亞除藉田令誥

農者天下之本也朕躬耕藉田率勸百姓掌籍者必惟其材蓋是職周爲甸師漢祠先農國朝俾典宗廟社稷之祀爾壯而知本稽事艱難皆熟諳之今擢爾令宜殫竭其勞亦服爾耕以相我農民匪但典祀事而已往欽哉無荒朕命

代侯亞賀皇帝藉田禮成表

帝籍親臨禮重三推之祀皇恩大賚歡陶萬宇之春國典告成臣工稱慶竊以農而安本國重勸民載耒於保介之間敷敘月令掌甸爲粢盛之備職隸天官

或歌祈社稷之詩或下帥公卿之詔金根登墳朱紱
于郊皆非侈觀美之文政以表躬耕之意洋乎今日
展也盛儀恭惟皇帝陛下萬物覩乾三登樂泰仁禾
善養獨明穡事之艱德稷惟馨恪謹稼彝之奉農祥
正而土膏起幽畝饁而春日遲雷動紺轍擁百僚之
穆穆風生青耜慶千耦之耘耘爰畢農功載親祠事
天地祖宗之歆格和溢奉璋孝弟頌白之詠游恩霑
賜帛金雞飛舞寶兕忻愉聿新曠代之逢丕慰輿情
之溪臣等叨隨擊壤快覩回鑾賈誼耕藉之言已陪
給祭孟軻均田之說尤冀行仁

擬木斛除度支使誥

舜齊七政量居其一蓋微此不足以平天下之心也
苟非其才不在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而用方景
山松栢是斷是虔就匠之輪以成厥器乃命式于九
圍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朕已嘉汝績矣今擢司計度
凡國賦之出納軍儲之斂散一歲幾何悉資筭畫爾
其必有昔人不差升斗之長也往祇使事毋忽朕言

代木斛謝表

乾圜合制粗守均平渙汗有華忽陞計度循墻祗奉
斂板欵承伏念巨器本易盈脣無足算爲之以信曾
陳韓愈之言剖而不爭徒抱莊周之志故在取益則
圭撮不容少失有所宜損則黍勺弗使或加職第謹
於漢倉政何裨於舜度愧蔑充工之報遽叨經費之
諮詢矧歲計年支貴不差於升斗而沙量籌唱期盡給

於樵蘇慚無聚米之長芻勝足食之任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參天量廣並日德明無黨無偏成洪範農疇之用有容有執尊中庸既廩之賢以平政而行仁每量能而授職遂令空竭亦在簸揚臣敢不益盡虛心堅持端槩出入幾何之間所合講明會計當矣之言尚思佩服

擬倉部高廩除提舉常平倉誥

蓄積以備水旱此堯湯用心也然司蓄積之職者必惟其人爾彌高之望有容之德其智中何止藏百萬矣頃典國儲陳陳露積乃且有賑貧乏之心朕甚嘉之常平使節未嘗輕畀今命汝往以究其材漢北邊之給唐京師之置皆昔賢所講明者可權度而舉行之使吾民含哺鼓腹咸逐一飽之樂則朕益復嘉往惟欽哉

代高廩到任謝表

稟曹分職慚無一粟之裨庾節叨榮誤被六絲之遣穀消問俗粒飽知恩伏念臣腹本空虛慮先飢困義重將軍之急効屢指糧禮知賢者之尊鼎加繼餽幸遂抵京之詠僅迨塵囷之譏方祈學稼以歸耕忽俾集苞而爰度豐凶品約當思戴胄之規貴賤權宜盍究壽昌之策第虞鑿之曷副寵綏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平政行仁博施濟衆先時備具成湯捐瘠之思以已視人大禹溺飢之念故當饋動人才之嘆而旰食有民瘼之憂豈伊鑿儲亦塵器使臣敢不棠知所發

飯不敢忘馳隄而廣諮詢具宣德意視歲而為歛散
加惠黎元

耕祿藁

